



迎新

张成林
摄

千山万水陪你回家

明前茶

“我是被连环画骗上车的。”

42岁的郑嫂笑盈盈地说,她是常州人,父母大学一毕业就分去上海工作,小时她寄养在常州奶奶家,一放假,就当沪宁线上的小候鸟,“你不晓得,70年代末,从常州到上海,绿皮慢车要停十几个小站,开4个多小时,像我这样的小孩会呆得很不耐烦,为了安抚我们,列车员自己凑钱买了几十本连环画,借给大家看。我当时的想法很单纯,以为当上列车员就可以看遍世上的连环画了;这不,一转眼,在车上跑了23年了。”

郑嫂记得当年贺友直画的连环画《山乡巨变》一套四本,有396幅画儿;《水浒传》更不得了,有26本呢,“当年的家长倾向于来去都把小孩交给同一位列车员,她就像我们路上的妈妈一样。孩子看完了彼此换书,自然就熟了,成了路上的好伙伴。”郑嫂说上世纪90年代末,孩子们在车上的交友有了新途径——只要一家租了车载DVD放成龙周润发的电影,全车厢的孩子都被吸引去了,很快就成了分享食物和见闻的好友,“哪像现在,每个孩子都盯着手机,一趟长途下来,连对面铺上的孩子姓甚名谁都不知道。”

为了打破车上的沉闷气氛,郑嫂在一个连环画爱好者的网站上发动大家捐献连环画,有些连环画二三十年没有再版,成了珍本,主人就寄了复印本来。也是,收藏连环画的人,都40来岁了,小时候,谁没有在绿皮车上看小人书的经历呢,郑嫂的回忆,让大伙心中泛起了甜蜜又酸涩的涟漪。

靠众人帮忙,郑嫂竟然在她的车厢,恢复了一个装连环画的小木箱成功地将新世纪出生的小旅客引来,与同龄人换书看。

除了当小人书管理员外,郑嫂干的所有事,都是跑长途的卧铺车厢列车员的份内事:换铺位票,开关车门,扫地倒垃圾,送开水,到了大一点的车站飞跑下去,给车厢里的水箱满水。郑嫂说,上海的水,没有南京的好,碧绿的茶,拿上海的水来冲,放个十分钟就成了乌龙茶色。同样,吉林市的水,比哈尔滨和佳木斯的都要好,“松花江水到了吉林市,来自长白山雪水的那股冷冽劲还没有消失,按老人们的话说,喝了是可以败火的;到了下游的大城市,漂白粉味道多少会有点,没法子,一条大河,你总不能叫它从头到尾都是清的。”

郑嫂的办法是在列车的终点站,如上海和佳木斯,只加1/3的水,到了水质好的城市再加满水,这让她在列车停靠的三五分钟内跑上跑下,格外忙碌。

但忙得很值。她记得到上海上大学的一位小伙子,两年半没有回家了,到了吉林市,拿老家的水冲了两包方便面,说隔着那么重的调味料,他都能感觉到水的不同。

春运,那个男孩子非但没有买到卧铺票,连张硬座也没有买到,许是想家得紧,站二十几个小时也要回去。他很聪明,到卧铺车厢来蹭靠过道的活动座位,一有人去铺位休息,他就把弹簧座位扳下来坐。按规定,列车员是可以把这种“外来人员”往外轰的,但郑嫂没有去轰他。

黄昏,小伙子还在鼻子贴着车窗,眼巴巴看窗外,一望无际的黑土地上,所有的树木、草垛、半建于地下的农舍,景象与江南都不一样;农家的灯一点一点亮了,窗子那么小,墙那么厚,软稠如鸡蛋黄一样的灯光烘暖了游子的心。

列车在小伙子老家那个小站停下时已是夜深,郑嫂事先抽去了掖在车门缝上的垫布,在车门缝里缓缓浇下一壶热水,把冻住了的车门烫开。其时其刻,小伙子已戴上狗皮帽子,打扮得像林海雪原里的小分队队员。郑嫂一看,等着下车的就他一个人,忍不住担心:“你家没人来接你?”小伙子得意地笑了,“为了给我娘个惊喜,我打算走十里地悄悄地进村。”

车在小站只停一分钟。外面的空气冻得发脆,雪地冻得像镜子一样,在关上车门之前,郑嫂把自己灌满热水的茶瓶,拧紧盖儿,抛给了他。

郑嫂没有对他提起,自家儿子这年也上大学去了,大学所在城市还不在自己跑的这条线上。

大雪

张秀云

节气到了大雪,并非一定会有大雪落下来,只是说,天更冷了,具备了降一场大雪的气温条件。呼啸的北风已经打扫好战场,将落叶和飞蓬都卷到沟壑里去了,牛羊关在圈里不再出来,除了瑟瑟发抖的麦苗,淮北的原野空荡荡的,就等一场大雪兵临城下。

也的确是冷了。即便晴天,太阳也白惨惨的,没有一点热乎气,即便没有风,冷气也呼呼地往脖子里钻,让人把围巾紧了又紧。骑车子上班,不戴手套是不行了,一会儿手就冻得麻木了,要时刻腾出一只来到嘴边哈一哈,耳朵也不能漏在外面了,会有刀割一样的疼痛。这时节出门,得全副武装了。大雪时节的世界,乡亲们说是“冷天冻地”,概括得很简要,天是寒的,地已经冻硬了,河面也开始冰封了。

冷天冻地里,说不定哪一天,气温出奇地回暖了,黑云低垂着沉沉地压下来,这大概就是在“温雪”了。黄昏时分,雪花悠悠地飘起来,越飘越密,早上醒来,窗外一片白晃晃的,推门一看,大雪拥在门口,已堆起一尺多高,房屋白了,大地白了,院子里的树也白了,早起的人们,已经在微信朋友圈了晒起了各样的雪景。山舞银蛇,原驰蜡象,千万里琼楼玉宇银装素裹,人们赏雪的兴致就被勾惹起来了,也张岱那样锦帽貂裘,揣个手炉子,湖心亭看雪去了,或者忽然也想起某一位姓戴的好友,要迢迢千里寻过去,相邀着“能饮一杯无”。想程门投师的、或者请人出山的,挑这个时候拜访,最显诚意,当然,最好雪还下着,雪花如席片般扑脸封眼,最好风还刮着,朔风凛凛,其锋如刀。刘备二访孔明,挑的不就是这样的天气嘛。

这样的天气,有人在“阳春白雪”,有的则在“下里巴人”——“下里巴人”忙着腌咸鱼咸肉呢。在软乎乎的肉体上抹料酒抹花椒盐,这样的事我还真不敢做,每年这个时节,看着他的手在那些红肉白肉上揉来搓去,我都远远地闪避着。他似乎热爱这个,还买了个灌肠机,扯着肠衣在家里亲自灌制香肠。待那些肠啊肉啊在阳台上风干,我那排斥与发疹的感觉就慢慢消失了,用雪亮的刀锋把鲜艳的腊肉割一块下来,切成薄薄的片,配上蒜苗爆炒,盛到盘子里,红与绿都油光光的,肉片肥的透明发亮,瘦的韧而不柴,咬起来醇香满口,真是诱人食欲,米饭不自觉地就吃多了。这可得引起警惕,毕竟,人到中年发福容易,“肉来如山倒,肉去如抽丝”啊。

一冬容易长肉,还有炖菜的罪过。天冷,炒菜端出来就凉了,还是一锅烩好,猪肉白菜炖粉条,牛肉萝卜炖山药,或者熬一锅牛骨汤羊骨汤涮火锅,窗外寒风猎猎彤云密布,你坐在热气腾腾的菜锅前,不及动箸,心中就已升起暖意,升起现世安稳之感恩。凡尘中如我一般的饮食男女,幸福来得多容易啊。

金圣叹的人生一大乐事,是“雪夜闭门读禁书”,雪夜里,围着炉子,读那些所谓“诲淫诲盗”的禁书,没人来造访,没人来捉拿,书好炉暖,不亦快哉!现在咱们读的这些书,放在那个年代,大概十之八九会被列为禁书吧。晚上,刷好碗碟,我坐在沙发的一角,把腿伸到茶几上,用小被子把自己裹起来,就开始享受读书之乐了。我觉得,寒夜是适合读集的,断章短句,细究闲品,翻翻注释,查查背景,会心处,呵呵一笑,挺好。《世说新语》《小窗幽记》《梦溪笔谈》,都挺有意思。昨天晚上,读到《枕草子》里的一则短文——《香炉峰的雪》:

雪在落下,积得老高,这时与平常不同,仍旧将格子放下了,火炉里生了火,女官们都说着闲话,在中宫的御前侍候着。中宫说道:

“少纳言呀,香炉峰的雪怎么样了呀?”我就叫人把格子架上,将御帘高高卷起,中宫看见笑了。大家都说道:

“这事谁都知道,也都记得歌里吟咏着的事,但是一时总想不起来。充当这中宫的女官,也要算你是最适宜了。”

清少纳言和众女官们所说的“歌”,是白居易的诗,“遗爱寺钟敬枕听,香炉峰雪拨帘看。”回答定子皇后的问题,如果说“雪下得很厚啊,都盈尺了”,那就俗了,聪慧的少纳言只把窗帘子卷起来——香炉峰雪如何,我拨开帘,你自己看啊。真机敏,难怪定子喜欢她。

我看得有趣,抬头见那人正埋头给孩子检查作业,就拿捏着腔调问他:“良人呀,香炉峰的雪怎么样了呀?”只见他一脸懵懂,“什么,香炉峰,什么香炉峰?”

花开正当时

张成林
摄